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土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回

慳貪部第十一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貪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貪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蠶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常招豊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貪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貪賤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妒是尊貴障又眾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

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略
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剎女
而為婦爭是羅剎女隨所生子生已
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剎女
亦復如是隨諸眾生生善根子隨生
隨食善子既盡復噉眾生令墮地獄
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
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
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
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
為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
第二系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
惱乖背道俗失於親踈故智度論云
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
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
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
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擔十斤
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作是念我何
以不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
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
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悟還生
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
弟而為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

[illegible]水[illegible]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
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善
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言善哉各
相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
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尒
以是因緣常應自捨
又大莊嚴論云我昔曾聞舍衛國中
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
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
是惡毒蛇尒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
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
沙門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
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
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
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
衣食自恣王家禁司怪其卒富而糾
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
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
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
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
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
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言毒蛇
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

說[illegible]教去之
文增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舍衛
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
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
慳悋守護不著不噉服飾飲食極為
麁弊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
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是
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
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往
收斂收攝已訖還詣佛所而白佛言
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為生何處
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
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
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
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
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
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
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国作
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
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
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
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
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

應與奴婢不應與此无量沙門佛告
王曰汝捉長者齒落過去施辟支佛
食以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
所乏少緣其施後生受悔心在所生
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饉
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
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
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
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惜施時至心自
手奉與施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
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
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
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
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難陀
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閣七重
勑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
空上安鐵疏籠恐有飛鳥食啄穀米
四壁牆下以白膠泥恐鼠穿穴傷損
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勑子
吾患必死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
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
莫施一錢此諸財物是供七世勑已

命終還生舍衛旃陀羅家旨母腹中 泥犁第七 第□張
後生出胎生旨無目旨母念言若生
男者吾今目冥須見扶侍聞見生旨
倍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旨吾亦旨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旨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
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
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
乞求以濟餘命此旨小兒家家乞求
見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
遂後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旨
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
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旨母
旨母聞已匍匐柱杖到旨兒所抱著
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愆遭此苦兒
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
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
告阿難言禍哭禍哭難陀長者命終
與彼旃陀羅家旨婦作子生無兩目
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
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
受此旨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

[illegible]
過中與其眷衆入國城人民圍繞往詣到
栴檀香門曰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
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坐佛知衆集
復見栴檀房爲衆說慳貪嫉妒受
罪無量如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衆
有趣無爲道尒時世尊欲與栴檀拔
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
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
衆聞此悟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
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憶淚不
能自止禮佛求拔願拔罪根即請佛
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
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
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
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
生慳悋受無邊苦
又盧志長者經云昔日佛在世時舍衛
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
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
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至心
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
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
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

世人之所重矣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
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香水灑
地散眾名華種種嚴飾伎樂歌舞戲笑
娛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
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便歸家自
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
食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
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麨兩錢酤
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
衿裹之盡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
下見多烏鳥恐來搏撮即趣叢間復
見諸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
鹽和麨飲之時復噉葱先不飲酒即
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
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踰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眾欲至佛所過見
盧至醉舞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
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
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
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立而白
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

復我慳惜不當不[illegible]不與[illegible]

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秘

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相似若

來者當好打棒共遮詐稱我是盧至

一切家人並信其語各閉門戶擯慳鬼

偽來待我所作後復開門戶即作好食

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

瓔珞與其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

說已作樂歌舞伎樂不可具說人閙

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

醒歸家到門聞歌舞伎樂之聲得打

門數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眾人

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入門慳鬼開

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皆不

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腳倒拽打棒驅

令出門到街大哭唱言怪哉我今身

形為異於本為不異本何故家人見

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

者如何所道盧至介時如似頭往傍

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

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

自分明盧至聞已意開小安汝汝語

倩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

[illegible]
次人合言汝今若言是盧至
我言衆人今言汝等皆見為我作盧至不
衆人答言我為汝證實是盧至盧至
答言汝等若今為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床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此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大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姓族人
共欲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議救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
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為盧至答願
為我證我欲見王并願借我二張白
疊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
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
張疊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為我通王
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
念言盧至慳惜將不死到乎能如是
王即喚入既到王前以手挽疊用奉
於王其服急挽不能得便自迴身

盡力挽拔方得出既得出已帝釋
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帝衝悅望
悲噎歔欷不能得言王見其愍而語
之言緣今是草亦無所言汝有所說
隨汝意憙盧至悲喜向王說言我見
此草羞慙極感不能以身陷入於地
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何所告
王聞思念語傍人言彼既是吾不能言
者知其意者當從道之傍人答王不知
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
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湯盡家人
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惱
不能得言王聞是徒使喚相似者並
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
王語後者是其盧至前者言盧至今復
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
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波甚
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
聞佛說慳人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万
歲受飢渴苦長輔因緣故捨慳貪生
言齊今如似殺家一灰猶即淨施惱指
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
於異處各遣條牒觀屋頭數種種財

物逮書將來二人持盡[illegible]又
以書述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人母
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喚
慳兒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瘢黶
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
左脇下有小瘡瘢猶小豆許王遣脫
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
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
生愚暗所覆不別真偽如此之事唯
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
所請決所疑尔時世尊與相好莊
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
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
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歡喜而歌儛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
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
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和飲
酒醉歌儛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
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
佛語盧至汝還歸家者汝財物盧至

自餘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

[illegible]第十三[illegible]

帝釋語言我不損洪一毫財物盧至

語言我不信釋雖信佛語以信佛故

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

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

因緣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

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

母遂出逐行乞食乃到祇桓佛以大

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

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毎出

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

佛勅比丘今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

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

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

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

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

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

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

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

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

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

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

此沙飯何足可令佛言目連但往令鉢
飯勿憂不足目連即令飯器滿已鉢
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來得食
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
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罪
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
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受
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
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提
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空
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
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
復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
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
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
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
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墮落有沙門
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
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祝願言
是愚癡故可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
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
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
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與

又遺教三昧經云些羅訶勒福世爲
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
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
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
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
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
故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
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集在一處而作
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
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尒時有長者
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
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
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
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
籠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
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
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
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
者尒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阿那
律從長者舍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
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
阿那律是時阿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

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
有教勅無令人入何故入來守者報
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為從何來
尒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
餚竟次食魚炙尊者大迦葉詣長者
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
懷愁憂授少許魚炙與之是時迦
葉得炙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
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
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
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
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
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尒時長
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聞之語長者
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
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
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
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
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繞合
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
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
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
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

詩言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皆名
曰此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多[illegible]
陀安中休勝設畢紫磨金在前猶黑
此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
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
其身捨此王安之言貝出家學道今得
阿羅漢常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
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誇聖人言
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聖尊
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
空中聖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
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剎噉人鬼耶目
連報言我非是羅剎鬼等是時長者
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羅剎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剎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充域所游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尒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剎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勑
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

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
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飲食者從我
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尒
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
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
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所謂是不殺
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
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
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敢殺生
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
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
妙之女終不邪婬是我之所行又我
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
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
況自當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
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
可飯此目連長者御頭語目連言可
屈神下御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
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
者念言可持一端疊奉上目連是時

入藏內論還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 [illegible] 第九張
之更取故令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
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關諍 此福智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令時長者亦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
心中所念便持白㲲奉上目連即與
祝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為上
良田生果實
時目連祝願已受此白㲲使長者受
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
施戒生天之論呵欲不淨出要為樂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
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
連以見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有老母名曰
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
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
母難陀舍從地踊出舒手持鉢從老
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已[illegible]懷

懷瞋恚作是惡言此當知設汝眼
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
三昧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
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
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倍復
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烟出我終不與
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烟出老母
復倍瞋恚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
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便
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
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賓頭
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
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
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
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
毛皆竪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
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
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
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
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
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
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
先作者與之然後諸餅皆共相連老

[illegible]
毋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若復自尋之
何故相燒乃令賓頭盧報曰大姊我
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
何所說勅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
世尊所若有誡勅我共奉行老母報
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自捉餅從
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
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
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尒時世尊
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
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
者然故有餅可持棄不淨地及無蟲水
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昔淨水中
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
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皆往盡道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
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
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
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
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
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
踊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

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後何處入
此必含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夫言
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沸
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盌我亦不與
即變眼如盌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
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
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
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
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
末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
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求
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
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
得一小麪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舉
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婦與我幾
許舉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
須是餅可與祇桓中僧是婦先世已
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
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筐詣祇
桓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
夷觀其因緣爲說妙法即於座上得
法眼淨作優婆夷返舍報夫夫聞即
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爲說妙法

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
養閣梨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
不斷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
林尒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
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鍼髮如錐
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
乏欲死脣口乾焦欲趣河泉變為涸
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
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荅言我渴乏
不能荅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
述前事向佛重說宿造何業受是苦
惱尒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
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
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
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
見井傍汲水往從乞水女報之曰使
汝渴死我終不與令我水減不可持
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厭道而去時
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
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
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
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

爾時比丘等指授[illegible]舍業[illegible]得四沙門果
若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
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
證道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
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時以到
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
就坐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
黑瘦飢虛羸乏鏁其身首各著一牀
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
其側尒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
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尒時
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
鬼得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汙其
宮殿尒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
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
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
功德而彼夫妻常懷慳惜我數數教
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

法苑珠林卷七 第十五張 丁 宋

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
緣得斯苦擣水復前行至一住處堂
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
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今
時鉢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
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
為惜食今受此苦耶合前問其意答
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
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
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於詐道德 刻削為佞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帀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穴刀割云盡 白骨連相接

習報頌曰

為茲貪欲故 惡道轉沈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常抱犲狼志 誰今喜與悖
終身不轄此 可笑禍愚人

感應緣 略引二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金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

軍出其夷奔之逆獄魏王陵時為揚
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為主
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兗州刺
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
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
船出迎宣王宣王遂陵還京師陵至
項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
固盡忠於魏之社稷唯尒有神知之
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
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為祟因呼字
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
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
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丈𣰽𣰽作百
種形像光彩曜目又有沈香八尺板
牀居常芬馥王談為廣州刺史大兒
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
縱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
因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
寿月王談得病常見法存守之少時
遂亡劭之至揚都又死 右二驗出冤魂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
布蘭臺遣御史魏輝俊就郡縄治贓賄

狼籍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
御誣騁儁乃受納民賕枉見推縛文宣
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
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遂希旨成騁
儁罪狀奏報於市斬之騁儁乃遺囑令
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
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一
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
史哀悼依其言營為之殯斂并備紙
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
書尚書若無儁時豈使之通稱也未
旬而死纔踰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
為魏收所奏文宣帝毆殺之（此一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